

筠

齋

漫

錄

筠齋漫錄卷之七

錫山黃學海宗子甫輯

趙邠卿年三十許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兒子曰大丈夫生世邈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其疾竟瘳

仲長公理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君清

曠以樂其志曰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
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
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
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心則陳酒肴
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蹻畦苑遊
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
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
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
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商風之雅操蕤清商之妙曲

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
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
夫帝王之門哉

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
學博涉書記瞻於文辭倣儻敢言不矜小節默語
無常時人謂之狂生統嘗作詩以見志其詞曰飛
鳥遺逸蟬蛻已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
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
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

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
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
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
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後火抗志山栖游心
海元氣為舟微風為拖翱翔太清縱意容冶
虞仲翔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媚

張季鷹見齊王問執權謂同郡顧彥先曰天下紛
紛猶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
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顧投

季鷹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漢時侍中習郁嘗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池
池邊有高隄徧種長山修竹芙蓉綠岬菱芙蓉覆水
是游宴名處山季倫山陽池荆州時每到此池未嘗不
大醉而還曰此是我山陽池

張天錫在法數游宴山池頗廢正事時有諫者天
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
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
清流則責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貧穢之吏逢飈

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伸觸類庶無遺漏矣
揚遵彥聞高王欲送置魏帝所棄衣冠於水濱若
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
謨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東入田橫島以講誦
為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

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
根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徵使
人從容問之邴荅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
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劉仁軌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
嫌恨與仁軌別籍每於縣齋奉巨課或謂之曰何
不與給事同籍五品之家當差科仁相曰誰能向
狗尾底避陰涼

常袞嘗國崔祐甫在中書每論事未嘗降屈舍人
岑參初掌綸誥屢稱疾不宥直諸人不敢言君獨
以舍人職在樞密不宜讓事於人岑舍人稱疾既
以多有雜局袞曰此子羸疾日久諸賢豈不能容
之崔曰相公若知岑久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

此地安可以疾鋒王事乎哀默然無以奪

裴漉為陝州錄事參軍時李汧公李勉充觀察始至官屬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之語且云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三名不至公怒召漉讓之曰某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無朝中親友話公美事思接從容故超越禮分面約赴燕遂累召不來何相忽之甚也漉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之中丞府中自有賓僚其吏也安混同之汧公

曰老夫過矣澣退汧公命駕訪之置在賓席
李公垂李紳為李錡掌書記錡逗撓不朝一日召
公垂使作疏公垂陽怖栗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塗
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尔不憚死耶公垂對曰
生未嘗見金草今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
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名縱至探書如
所欲即囚公垂獄中錡誅或欲以聞公垂謝曰本
激於義非市名也乃止

李義琛為御史日久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

名不立太宗召群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
抵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果獲賊

狄梁公仁傑初授并州判佐時閻立本黜陟河南

梁公為人誣告立本一見即驚謝曰仲尼觀過知

仁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遷

并州法曹

張融陸慧暉二人宅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

點見而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

陳永陽王臨吳郡聞陸慶名請與相見慶固辭以

疾時慶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掾慶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舍穿壁觀之後語榮曰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

魏中山王熙博識之士見盧幼章歎之曰盧郎有如此風神惟須誦雜騷飲美酒自為佳士

韋思謙調官有微累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吾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可以小疵而棄大德擢受監察御史

汝陽王璿是寧王長子年儀秀整玄宗甚愛之嘗

曰花奴姿質明瑩必神仙謫隨也寧王隨短之上
曰大哥不可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帝王之相須有
英特之風深沉之候花奴但端笑過人當得公卿
間令譽耳

元稹為翰林承旨朝退行至廊下時初日映九英
梅隙光射稹有氣勃然百寮望之歎曰豈腸胃之
章映日可見乎

有人言牛僧孺可為御史大夫宰相鄭覃曰頃為
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鳳凰上曰鸞鳳與鷹隼事異

劉子儀愛徐堅初學記嘗曰非但初學正可為終身記耳

有人言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子揚曰劉曄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子將之拔夫亦宜尔蔣子通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牙齒樹頰頰吐唇吻自非文休之敵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為大郡名有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

有蔡子尼江應元

江蔡克

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

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

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心到

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溲

知此

或問沈休文王惠何如休文曰令明簡問王球何

如曰舊王淡又次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

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唐詩紀事曰馬周字賓王博州人嗜學天資曠邁

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怒數咎責周去客密
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資使入關留汴為浚儀令
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至長安客常何家太宗召
之浚為中書令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每諮此兩
人嘗曰欲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一說
今事問崔琳

浚唐張文禮素不知書亦無方略惟於懦兵之中
萋菲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

推為良將

高義方嘗造馬季長季長辭不見義方覆刺為書
曰伏聞高問為日已久冀一見龍光叙腹心之願
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兄文武九命作相以尹
華夏猶握沐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庶載
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季長大愧遣人追請徑
去不肯還

王丞相與庾太尉頗懷疑貳時孫安國為庾公征
西主簿孫密諫庾曰王公神情朗達有世外之懷

豈肯為凡人事耶此必邪佞之徒欲間踈内外耳
公宜詳之太尉初意頓釋

宋明帝頗好言理以周彥倫有辭義引為宿直時
帝所為慘毒周不敢顯諫輒誦經中曰緣罪福事
帝亦為之小解

建元中都下舛雜且多奸盜上欲立苻伍家家以
相檢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苻
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尔何以為京師
王方慶在政府其子為眉州司士叅軍武后嘗問

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荅曰廬陵是陛下愛子
今尚在遠臣之子何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高宗嘗問魏元忠外以朕方前代何主元忠荅曰
周成康漢文景帝問然有遺恨否曰有之王義方
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
我適用之聞其死鶴已無及元忠曰劉蕡器行副
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
此帝默然

德宗令王妣女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

黃羨妣女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妣女曰君何獨無
言妣女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
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
自解太子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為子嫁娶畢勅
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
嶽名山不知所終

魏繇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

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通老易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周道祖間居樂志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志不應徵命時人謂之尋陽三隱

周續之字道祖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羨曰為之注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辟大尉掾不起

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徵宗辭曰少有

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
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南史曰測居江陵欲游名山齋老子莊子自隨子
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
棄蕩盡武庫為之一空一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
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
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琛對甚喜

梁時有沙門詔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

莫知劉顯曰貞女字為與上人帝忌出之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檮
林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希
範對曰洞庭至狹名車駕南州止可飲馬莊宗拊
背嘉之

漢章帝一日臨朝命文郎居左武郎居右時方儲
正任在中曰臣文武兼備在兩施用帝嘉其才以
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刀三斲之對曰反經任勢

臨事宜然

鄭仁表豪爽有女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唐詩記事曰鄭仁表傲縱多所陵籍人畏薄之仕為起居郎劉鄴少時投女於仁表父洎仁表嗤鄙之鄴為相仁表貶死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案至夏中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責童兒採掇不已有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

為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
德言語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飢
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

盧秉侍郎嘗為江南小郡司戶參軍於傳舍中題
詩云青衫瘦馬病參軍旋糶官糧置酒尊但得有
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倚人門王荆公過而見之尤
極稱賞俄薦于朝數年間遂超顯仕

葉少蘊言予家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
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兩漏鼠齧日浸蠹

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徃徃多餘手抄
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從倚讀之不覺至
日不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潼醴
不減玉友每晚涼即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
讀書避暑固是佳事况有此釀忽記歐公詩有一
生勤苦詩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慨然有當於心
金坡遺事曰王著既貶官太祖謂范質曰深巖之
地當選慎重之士以處之質言前朝學士惟竇儀
清介謹厚然已為尚書雜於漢名上曰禁中非此

人不可當諭朕意令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

龍川志曰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

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

也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

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

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卒與沂公益相

呂許公呂夷簡執政范文正屢攻其短坐落職知

饒州後呂再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

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遂除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陝

西上以許公為長者文正面謝曰鄙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尔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為念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曰依外家就學安陸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語客曰至節無以為具獨有先人劍鞘上裹銀一两麈以辨節乃笑曰冬至吃劍鞘年節當吃劍耳宴笑自若

呂文靖

夷簡

四子

公弼公著公典公孫

皆穎異文靖與夫人

語四見他日皆顯重但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擊四寶器貯茶而往

教令到門故跌而碑之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
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拜
王魏公旦在政府一日王沂公曾李觀察維薛尚
書^映造謁公薛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婿韓億時在
門下見之以此啟公公曰韓郎未之思尔王薛皆
李公之婿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
沮之無害若可行荅以何薛執政之大忌韓乃謝
曰非億所知後果是李文靖夫人有所請托
章得象為職方知洪州罷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

名數人皆不至丁以為二人博無歡揚曰有章職
方者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勝輸銀器數百章無
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黃輪銀器數百亦無吝
色丁嘉其有度援引以至清顯嘗云章公他日必
為公台

唐待制先與丁晉公為友後居水櫃街宅正相對
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選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
之入則大拜數與性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
猜疑故避之耳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贇

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盛文肅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鄭州推官過謁文肅驟稱其才明日置酒召之人謂有章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名一飯有章別日為一詩謝之公得詩不發封使人謝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有章殊不意詔通判刁繹言其故刁徃見文肅問之公曰始見其氣韻清秀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後事得一幕官遂尔輕脫其

志已滿必止於此官他日可驗時賈文元為參政
與有章有舊薦為館職會御史劾其舊事遂寢改
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年於京師

張樂全

方平

守陳富鄭公在亳社以不行新法謫

知汝州假道宛丘與樂全相見富歎曰人果難知
某三次薦安石謂其才可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
樂全曰自是考國未識此人方平昔年知舉辟為
點檢試卷官每向前來論事則滿院無一人可其
意者自是絕之至今無一字往還

張芸叟云呂申公名知人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
子一金飾一銀一棕櫚方接客索銀羅子常客也
金羅子禁近也棕櫚則公輔必矣家人常排列於
屏間以候之

倪元鎮當至正初天下尚無事元鎮日鬻其家田
產不事家人作業惟逍遙吟咏無寓意於圖畫人
竊笑其為曠後兵興諸富家田產剝剝都盡衆始
服其有見

父彥博守成都見父與可竒之嘗曰與可襟韻灑

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

二蘇初赴制舉到都是時同名試者甚衆一日韓魏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耶此語既傳由是不試而去者十八九

程伯淳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王介甫與呂申公素相厚善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林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傳誦每一篇到歐公為終

日喜前浚類如此一日與子集論文回及東坡公
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浚世上人更不道着我
崇寧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

邵氏聞見錄曰王介甫嘗簡晦林曰京師二年癘
客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
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林得之矣以安
石之不肖不得久容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
又曰師友之義實有望於晦林故介甫作相薦晦
林為中丞浚議新法不合始謂晦林有驩楚共工

之姦矣

蘇樂城云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宛冕折還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蘇子由云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神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師道出西都時程正祚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旦西出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已久矣道傍多不知正祚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

數十行道中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為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

蘇子瞻云老杜自秦川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

遣吳道子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
有曰在臣腹中請疋素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後幸
蜀皆默識其處無不相合惟此可用焉此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動者曰齊
物論

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盃露勁者曰拈花
雨嘗言余愛拈花雨甚於金盃露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以奸贓下獄太宗怒
其貪穢遣中使諭旨於執政祖吉獨俾於郊赦不

甯明日宰相趙普奏曰敗官捏罪合正刑辟然而
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於神明吉本何
人亦安足以隳陛下赦令上善其對而止

蘇子美以饗客得罪言事者欲囚子美以動一二
大臣彈擊甚急宦者搽文符捕人而逮皆一時名
士都下為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韓魏公從容言
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心可付有司治之何
至如此帝悔見於色

陳恭公判亳州過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

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
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

嘉祐中除張堯佐節度陳秀公作中丞上殿爭之
仁宗初盛怒詐色待之既進見迎謂之曰豈欲論
張堯佐不當授節度耶節度使本麗官何用甚爭
時唐質肅唐介作御史裡行在衆人後越次進曰
節度使太祖太宗摠曾做來恕不是粗官上疎然
而罷

張芸叟云頃遊京師嘗聽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

於行義文史為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
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
公曰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槩文學
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
未廢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目取架閣陳年
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徇
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
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
時蘇明允父子亦在共聞此語

王定國素為馮當世所知荆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推薦於神祖荆公曰此孺子耳當世忿曰王鞏庚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鞏之生與先天節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覺退立

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彩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洩復不能對薦賈逵博物多識帝名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乃集此胡降之徵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同校秘書應

對左右

竟陵王蕭子良嘗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
七八升以問陸常侍澄陸曰北名匿服單于以與
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永明時天中忽有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
上金天頌王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
太宗時一日浚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
之以問徐鉉鉉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
以進鉉名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

故臣知在左足也朝士皆歎其博識

宋末襄樊之師日急當事之人坐視而不救金履祥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自解曰脩叙海船所經凡州郡聚落下至巨洋別隄難易遠近厯厯可據宋不能用浚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其所經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人始服其精確

胡宿在郡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曰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所用樽皿悉屏但陶

瓦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遂肆去胡即出銀一篋
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諭設陶
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胡遂至顯位

東都事略曰滕元蕤字達道東陽人范仲淹見而
奇之神宗朝拜翰林學士性踈達在上前論事如
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蓋後
力言新法之害落職知筠州或以為且有後命元
蕤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
曰樂羊無功誦書盈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上覽

之釋然改知揚州年謚章敏

張天覺為渝州南川宰時章子厚經制夔夷狎侮
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亢之檄
至夔會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張告即呼入同食張
著道士衣服長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機折
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為上客歸薦諸王介
甫遂得召用

筠齋湯錄卷之八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小字董二十七歲時讀書至
牧誓問柰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耳又
問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
能對

王儒仲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儒仲與令狐
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
子奉書儒仲車服鮮麗僕從都雅儒仲子方耕於

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儒
仲目之有愧容客去久卧不起妻問其故儒仲曰
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
適而我兒曹蓬頭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
父子情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
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
女子乎儒仲屈起咲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
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曰兩隕陷得錢盈船奴

婢喜奔告鄭鄭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
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
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揜而
築之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
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
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
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母啣羞入地何
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

佐皆泣拜為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珠藏淵而川輝玉韞石而山潤苟苻采炳蕞雖重
波積壤何能揜焉顏子曰苟有溫良在中斯眉睫
與之矣嗚呼容止之於人豈直黼黻藻繪而已耶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而偉
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

魏武帝佻易無威重性好音樂倡優在側窮日達
夜被服輕綃常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

着帽見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詠盡無所隱及
歡悅大笑至以頭沒盃案間看膳皆沾汗巾幘
譙允南體貌素朴而潛識內敏然無造次辯論諸
葛武侯領益州牧辟為勸學從事初到修謁左右
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武侯曰孤欲不能忍何
况左右聽令勿推

衛林寶風神秀異其甥王武子嘗與同遊語人曰
昨日吾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庾公道王居非惟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我

輦皆出其轅下

張景胤音儀詳緩與人別輒執事曰念相聞餘響
久之不絕

張思曷

張緒

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

如在宗廟

何敬容公庭就列容止出入武帝雖衣浣衣而左
右衣必須整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
帶如繩欲何所縛耶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
清刷髻衣裳不整伏牀慰之或暑月背為之焦

陶隱居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
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曰瘦而舉頤曰跛而緩
步曰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李特進李嶠體貌短小鼻口都無厚時議不以重
祿待之

朱泚之亂裴佖與衣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佖最
寢陋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奴如甘草
者不疑

王藍田迷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荅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于法開醫術明解嘗旅行暮投主人其家妻產而兒積日不隨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

嚮而針之須臾見下羊臂裏見出

佛圖澄初詣石勒勒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
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

鳩摩羅什嘗講經於草堂寺姚興及朝臣大德沙
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忽
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
一交而生二子

姚興謂鳩摩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
可使法種少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尔後不

住僧房別立解舍諸僧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
僧語之曰若能見效食此乃可畜室耳目舉七進
針無異常食諸僧愧服乃止

濟陽蔡仲熊禮樂博聞嘗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
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
氣徧陂音律乖矣人皆伏其言

許胤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大后病風不
能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芪
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

劉禹錫為屯田員外郎時乙僧有術數極精禹錫
邀之至省方欲問忽報韋生在外禹錫令僧坐
下出接韋韋獻卷禹錫略省之意色殊倦韋去僧
吁嗟良久曰某欲言員外心必不愜如何禹錫曰
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然須待適來
韋生知印處置禹錫大怒揖出不旬日貶官韋乃
處厚相也後三十年在中書禹錫轉屯田郎中
張新安張鏡少與顏光祿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
喧呼不絕新安靜翳無言聲後顏于籬邊聞其與

客語設胡牀坐聽辯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

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豫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思澄欣然當之

任中丞

任昉

欲造阮居士

阮孝緒

而不敢嘗至其

兄履之許輒望而歎曰其室雖迹其人甚遠

趙郡李渾嘗燕聚名輩詩酒正歡譁崔悽浚到二坐無渡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

妙作洪鍾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韋敬遠志在放逸不干世務薛仁友裕慕其恬靜
數載酒俟之談宴終日薛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
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為世所稱雖復恓
恓惶惶後為勞也至如韋處士退不丘壑進不市
朝怡然守道榮辱不及何其樂也

皇甫度適解官歸鄉時有以債得雁門太守者書
刺投謁度適卧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
羹乎有頃白王節信在門度適驚據而起衣不及

帶屣履出迎握手入坐極歡而別時人為之語曰
後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車武子與吳隱之皆以寒素博學知名武子又善
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
不樂謝公游集之日常設席待之

宋太祖嘗曰人仕宦非惟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
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孔休源來都寓心少府孔登舍范侍中雲到少府
登謂詣已拂筵整帶備水陸之品范停箸命休源

休源命取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蒸鮑魚范食休源食都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竟日同載還家

陶貞白隱荊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以咨訪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

李德林每賞平陳之計隋高祖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

蕭茂挺父旻以莒丞招罪顏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年既高邁而小

蠻方豐艷目為楊柳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
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裡東南角盡日無人
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
何處左右具以對遂目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
於禁中

撫言曰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吊之曰綴玉
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
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
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諸公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恠此意溫曰承胤好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諧賈

晉陽秋曰羅友字它仁襄陽人好學嗜酒不持節檢在桓溫府以家貧乞祿溫以其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送別友至晚問之答曰昨奉教旨首旦出門中途逢一鬼大見柳榆云只

見汝送人作郡何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回還以解
不覺成淹緩之罪温雖笑其滑稽心頗愧焉後以
為襄陽太守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
顧長康矜伐過實諸年少目相稱譽以為戲弄嘗
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
先賢風致謝每遙賞之長康彌自力忘倦謝將眠
語捉脚人令代已長康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
齊神武欲用李元忠為僕射女襄言其常醉不可
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飲元忠曰我言

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趙元矧趙壹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趙以公卿中

非陟無足以托名乃日往到門既通謁高卧未起
元矧遂入上堂遽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
矣乃今方遇而遽忽然奈何命也曰舉聲失門下
皆驚奔入滿側陟知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
車馬造元矧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元矧柴
車草屏露宿其旁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曛
夕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乃與袁司空素達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龐德公居峴山南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
上先人墓德操遂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
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
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素筆濁酒奉迎神
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
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士到門
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

告神武遽見之

范武子范甯嘗患目痛就張慶度求方慶度回朝之曰告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益有目疾相傳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燠以神火下以氣窸蘊於目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

目乃亦延年

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融為司徒長史勅竟不下
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
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
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王延之阮韜俱是劉湛外甥益有早譽劉甚愛之
嘗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
為江州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
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
曰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
非同傳

初梁武帝與任昉相遇於竟陵王西邸後容語昉
曰我登三事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
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騎故也後帝既登大
位與昉語次曰及此語昉仰謝曰昔承清宴屬有
緒言提挈之旨形於善譎豈謂多幸斯言不渝
喬琳好談諧朱泚僭逆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白

白所注某官不穩便琳答曰足下為此選竟穩便乎

袁真為監軍時范玄平為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還不失為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徐常侍徐陵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

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而沉之後者以問徐曰吾為魏公藏拙

何敬容為尚書令淺於學術不善作草隸署名敬字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倕見而

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能答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未嘗入城
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夜休暇候盧氏適見表
弟挾孤矢携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頓揖仁傑意
甚輕傲仁傑曰啟曰其幸為相弟有所欲願悉
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此止不常令事女主仁傑
慙而去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道則如癡醉之人
未嘗問答或語及阿徇之事則如流張曲江

常謂賓客曰李林甫議事如醉者事語

安帝時關尚書詔將大夫六百石以試對政事
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韋輔自恃能高而忌故
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
惟涕泗流連懿恠問輔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
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輔受恩接
懷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輔對第一
王濬冲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與時浮沉門調
于選而已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
末云勿使治城公知丞相居治城故丞相既視表
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
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東都事略曰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章惇薦
其才名對除光祿寺丞紹聖中遷左司諫商英觀
望時政謂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指呂大防范祖
禹為奸以司馬光文彥博為負至以宣仁后比呂
武商英在元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

周公又作文祭司馬極其稱羨至是追論其罪其
詭譎不常如此喜浮圖法自號無盡居士

楊大年

楊億

七歲時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

太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
久離鄉里滯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
父母上歎賞久之

趙文敏公

趙孟頫

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

則光映殿廷世祖常目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

人

張僕射齊賢漕江南日以書薦王冀公欽若於錢
希白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
咎不容通謁王跼蹐門下厲聲詬閣人術者遙聞
之謂錢曰此不知何人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
但恐形不副聲耳願延入使其一見希白名之冀
公單微遠人神貌踈瘦舉止山野希白竊視之術
者悚然側目諦視既退稽顙與歎曰人中之貴有
此十全者希白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
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

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
吊不完者但無子而已希白曰他日當陶鑄吾輩
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
林學士冀公已真拜

錢文僖維演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
一日游嵩山自穎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
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
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
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

此

周輝清波雜誌曰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曙代
為留守一日訝幕客多遊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
何如萊公尚坐奢繼取袖况其下者衆不敢對永
赫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袖不在杯酒在老不知
退耳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四座偉之

晏丞相

異殊

知南京王琪張亢為幕客汎舟湖中

常以諸妓自隨晏公把舵王張搯篙王是南人知
行舟次第至槁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屬聲曰晏稍

使柁不正也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
堂在高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
可見公凌晨携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埭取荷花干
餘朶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
花傳客以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
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船至
壽春託知州王子野偵之時禁網踈濶曼卿亦不
為人所忌市中公然賣學士鹽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顛質之子瞻長公笑荅曰吾從衆

李章赴鄰人小集主人素鄙會次章適坐其傍既進饌主人前一魚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更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云領主人自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

邊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
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許是曾公所引心自
不安往曾許謝過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
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
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啟燕
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
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以規
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日餘醒尚在左右觀

者亦駭蓋此事由來遠矣何足校耶許憮然而去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惟王文正一切委順
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
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
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朱崖之行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
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
後曰謁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為之動
有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後之來無足念少愚與

聖後同郡曰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妓善舞
聖後狎問其姓妓曰姓楊聖後曰所謂楊臺柝者
少愚即取妓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
臺御史惜妖嬈後今喚作楊臺柝舞盡春風萬萬
條命其妓作柝枝詞歌之聖後為之露醉後數日
聖後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後
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後每為
之醉聖後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更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

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諱云存中曰無
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
為吏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
其子歸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
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
臺中果以為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
言被黜

秦檜當國日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為蠟
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

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白燭盡廣東方經
略送燭一罨未敢啟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室察
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截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
九呼使人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
條既成恐不隹試藝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
喜以為奉已之專

素檜為相日都堂左檄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實
嘿數焉忽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
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佳甚去

之可惜檜夔頌曰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

呂申公呂公著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後遊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覲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